

二月花文丛

大漠悲歌

柳炳仁自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大 漠 悲 歌

Da Mo Bei Ge

柳炳仁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五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漠悲歌:柳炳仁自选集 / 柳炳仁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8

(二月花文丛)

ISBN 7-5404-3558-5

I.大... II.柳... III.①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438 号

大漠悲歌——柳炳仁自选集

柳炳仁 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194 1/32 印张:16.5

字数:450 千 印数:1-2000

ISBN7-5404-3558-5

I.2196 定价:3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你写你的，我写钱的，
写出3“钱”的，才是好的。

柳炳仁

《二月花文丛》编委会

总 顾 问：谭仲池 谢建辉

编委会主任：易肇沅 何立伟 曹 伟

编委会委员：宋 元 顾庆丰 彭 宁

王 勇 殷景阳 唐 樱

目 录

小说卷

山道传奇·····	1
云缝间的眼睛·····	63
大漠悲歌·····	91
三个长沙兵·····	145
月儿圆圆·····	198
“活辣子”与“冷豆腐”·····	207
百岁老兵·····	219
步步高·····	230
炉火熊熊·····	244
那一夜暴风雪·····	256
激战之夜·····	263
杀猫祭鼠·····	273

散文卷

生我养我的那片热土

古樟祭·····	281
写不出的母亲·····	286
写不出的永安·····	290
父亲的旱烟袋·····	293
酒醉聪明佬·····	296
求学途中·····	298
罗辉映老师·····	301
大成殿上磨笔尖·····	306

游子心中的花·····	308
花儿为什么那样艳·····	312
红土地上的青苔·····	316
绿了荒山白了头·····	319

我匍匐前进过的大地

我与航天不了情·····	327
印象中的基地司令·····	335
胡杨树·····	339
芨芨草·····	342
梭梭林·····	345
骆驼刺·····	348
长沙一枝花·····	351
沙漠的灵性·····	354
大漠风·····	356
戈壁星光·····	358
大漠赏月·····	361
航天将士心中的花·····	364
金银滩草原散记·····	368
翻越天山·····	373

我以我笔颂新人

三代海员之家·····	376
汾山上的好汉们·····	382
难写的裴建科·····	388
靠得住的张益吾·····	393
踏出林海路一条·····	399

有点感受就唠叨

我问悠悠白云·····	407
我的读书与写作·····	409
享受书房待遇·····	412
拥抱今天·····	416
人才·庸才·奴才·····	418
护住“脊梁骨”·····	422
有话说与周夫子·····	425
读孟子的小说有感·····	427
倾听春雷·····	429
小喜鹊之死·····	430
闹市中的绿洲·····	432
叶美如花·····	436
初学画荷·····	438
无处无美·····	440
夏日山籁·····	443
惟莲有情·····	445
使我留恋的那棵大树·····	448
生命力之歌·····	450
我的军装情结·····	452
也说“怀旧”·····	454

精神家园里的自白

我的文学起点站·····	456
我说艺术感觉材料·····	465
《玉树琼花》创作回忆·····	471

借重湘楚文化之灵性

——谈长篇小说《关山重重》的创作·····	474
寂寞生神·····	477
仅仅只想超越自己·····	480
文学创作与母鸡生蛋·····	482
希望，在生活中寻觅·····	484
根在沃土苗自壮·····	486
读《赠你一枝春》·····	488
一篇写得快乐的“序”·····	491

附评论：聆听方家道短长

张永如：浓郁的时代气息 鲜明的人物性格

——长篇小说《玉树琼花》人物谈·····	493
----------------------	-----

潘吉光：奉献给航天开拓者的歌

——读长篇小说《航天英雄传》·····	500
---------------------	-----

王福湘：创造新型的通俗军旅文学

——评柳炳仁的小说兼谈现代军事题材的拓展与深化 ·····	506
----------------------------------	-----

《湖南文学史》：戎马战车度关山·····	513
----------------------	-----

湘文：柳炳仁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综述·····	516
------------------------	-----

柳炳仁著作出版存目·····	520
----------------	-----

后记·····	521
---------	-----



山道传奇

(一)

连日来,长沙城里秋风呼呼,细雨绵绵,万物落泪。天气是够坏的了,而我的心境更糟。自从新婚的妻子田玉英突然背着我不走之后,两个月来,杳无音信,弄得我惶恐不安,有时甚至神思恍惚。除了上课,我常常躲在早已失去喜气的新房里整天整天的不出门。我时而忧郁得像只冻僵的乌龟,时而暴躁得像只受伤的猛虎。到今天傍晚,还没收到妻子的来信,我的心情更坏了,没吃晚饭就蒙头睡下。墙角里几只蟋蟀唧唧啾啾的叫个不休,好像争相向谁诉说它们的什么悲伤心事。它们哪里知道,我也有一腔心事正无处诉说呢!我痛恨许克祥团长,他一手搞了个“马日事变”,闹得长沙城街头巷尾都是血腥;事隔三月,他又派兵在我家搞了个“洞房事变”,使我从此不得安宁——

洞房花烛夜。在长沙城里的一些亲朋好友都冒着风险前来庆贺,一对一尺多长的大红蜡烛照着一张张欢悦的脸。大家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吃着瓜子花生,一边说着喜庆的话。大家不约而同地夸我如何有福气,走运气,娶了田玉英这个好姑娘。一位老者说:“这新房是由新娘子一手佃来布置的,新柜新桌,新铺新盖,红红绿绿,喜气洋洋,她几多能干啰!楚才,你这书呆子还真有福气呀!”我的一位同事马上说:“他这书呆子走桃花运呢,找了玉英这位才貌出众的音乐老师,做梦都会笑醒!”他那赞美声中分明流露出几分嫉妒。我听着客人们的赞语,不时看看一身喜气、两颊绯红的玉英,心里像喝了桂花蜜似的甜。我能跟她结合,真的是三生有幸。我决意今后就躲在这块小天地里做做学问,度度时光,对恶劣的时局,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不会讲客气话,对客人们的赞美之词,不知如何作答,只知道咧嘴笑着,说:“请

吃瓜子，请吃花生！”

正当满屋笑语飞扬的时候，“哐当”一声响，临街的房门被人猛地踢开了。随即冲进六个凶神恶煞的枪兵。“不准动！”枪兵们像几只猛兽一样吼道，同时用枪口对准了我们。那对大红蜡烛被丘八们卷起的气浪扑灭了一支，屋里顿时暗淡下来，墙上晃动着丘八们黑魑魍的怪影。全屋里的人都蒙住了，不敢动弹。

“弟兄们，”我低声低气地说，“这是我的新房。快请坐，吃瓜子，吃花生吧！”

“没得工夫！”为首的一个胖子军官说，“我们是奉命来搜捕两个共党的！”说完，走上前来，挨个地仔细观看我的客人。屋里的气氛紧张极了，洞房的喜气荡然无存。有两个细伢子吓得哇哇大哭。我身上冒冷汗了，心跳得好厉害。天啦，若是从我的客人中抓出一个共产党人来，我和玉英肯定要去坐牢，甚至要被砍了脑壳去见阎王老子。我斜眼看看玉英，只见她背靠大柜站着，垂着眼帘，绯红的两颊变得像竹纸一样寡白，胭脂般红润的嘴唇变得发青，双手微微颤抖。“这是什么世道！”我在心里发怒了，“做个新娘都受这样的惊吓！”

“都给我滚出去！”胖子军官没有在我的客人中找到共产党，便粗野地吼道，“快滚！我们要搜查！”不由分说，就七手八脚地将大家往门外推，连我和玉英也不例外。

我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玉英却突然像只被激怒的狮子，指着胖子军官的鼻子质问：“你们凭什么这样胡作非为？！”

“凭许团长的命令！”对方大声回答。

“凭什么说我家里有共产党？！”她又大声叫道。

“那你就少管闲事！”对方口气很硬。

“在我家找不出共产党怎么办？！”我也勇敢起来了。

“找出了共产党又怎么办？”胖子军官反问道。

“找出来了，砍我的脑壳！”我的口气更硬。

“好角色！”对方嘲讽我一句，转身说，“弟兄们，给我仔细搜查，我倒要看看他有几个脑壳！”

“算了，你莫跟他们吵。”玉英将我往门外拉着说，“秀才见了兵，

有理也讲不清！”

“讲得清，讲得清！”正在这时，门外有人大声讲话了。我一看，来者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校长张凤翔。我心里一下踏实了。这位张校长年方四十，为人正直，早年留学日本，知识渊博，眼界开阔，又特别器重人才，因而省内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投奔他来。有了他出面，一定能帮我解围。

张校长进得门来，便一见如故地对胖子军官说：“哦，原来是肖参谋啊，辛苦了。弟兄们都辛苦了！”肖参谋和那些丘八们一见这位戴着金边眼镜、身着西式夏服、风度翩翩的张校长，才没有急于搜查。张校长说：“肖参谋，我知道，眼下清共、剿共是件大事，一定要进行到底。不过，这是我校两位安分守己的教师，家里哪会有什么共产党啰？”

肖参谋马上说：“张校长，你是许团长的同乡、同学，只要你能具字担保，我马上收兵回去交差。”

“那没说的！”张校长说，“这样好了，为了不使你老弟为难，我跟你一块去跟许团长说吧。”

张校长把那班瘟神带走后，客人们安抚我们一番，也扫兴而去。

等我和玉英把房间收拾干净，已是夜深人静了。我又气又恼，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发呆。玉英也焦灼不安地扑打着扇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直到那对红蜡烛烧得只剩一寸来长了，我们还忐忑不安，没有上床睡觉。

“噗噗噗……”突然，那张大柜后头发发出一种异样的响声，我一惊。紧接着，只见那张大柜“空哐空哐”的响着离开了墙壁，向着我面前移动！啊呀呀，这是闹的什么鬼怪？！我心里想着，惊跳起来。正准备大喊捉鬼时，只见玉英一步上前，一巴掌紧紧捂住了我的嘴巴，同时低声说：“不要出声！”我感到她的手颤抖得很厉害。眼见得那张大柜越移越快，又见玉英神色异常紧张，弄得我一时云里雾里，胆颤心惊。

我正要拨开玉英的手，向她问个究竟时，只见从大柜后头闪出两条青年汉子！他们一个脸形方正，壮实如牛；一个身材高瘦，脸尖如猴。他们像是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满脸黑灰黑汗，只有眼睛和牙齿在烛光下发白，真是吓煞我了！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几步，只差没有晕倒。奇怪的是，玉英却一点也不害怕，她紧挨着我，一只手老搁在

我嘴边,随时准备朝我嘴上捂,还一个劲地叫我不出声。

“赵老师!”那猴脸汉子朝我低声呼唤着。

“你们是什么人?!”我低声质问。

玉英马上说:“他们是范夫生和尚志林啊!”

我定睛细看,果然不假,面前站的正是我最器重的两个学生:脸形方正的范夫生和脸尖如猴的尚志林。他们都是长沙东边乡里人,上学时两人合用的一套铺盖,也只是一捆稻草和一床鱼网似的棉絮。每到星期天,他们不是到煤栈卸煤,就是到湘江码头装货卸货,拼命做一天事,赚些钱交一周的膳食费。有一次下大雪,煤栈和码头上都没事做,范夫生就到湘雅医院去卖血……他们读书很发奋,成绩在全校是有名的。我和张校长都很器重他们。“马日事变”不久,他们弃学回乡了,今天怎么突然从这里钻出来了呢?玉英看来是知道他们藏在这里,可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

玉英轻声说:“楚才,我不能再瞒你了。前天,他们两个被许克祥的人当共产党追捕,无处藏身,找到我了。我看他们都是你的好学生,更不能见死不救,就将他们藏在这夹墙里了。我们要办喜事,怕你担忧,也就没告诉你。”

尚志林上一步,那张猴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他说:“赵老师,我们本想等明天再找机会逃走的。但是,刚才听到敌人来搜查,想必是他们闻到了风声。我跟夫生商量,为了不连累两位老师,还是今晚离开这里为好。老师的恩情,我们永世不忘!”说完,两人向我和玉英深深一鞠躬,转身便走。

“等等!”我一把拦住他们,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脱口而出道,“你们是共产党吗?”

“不,不是的!”范夫生说,“我们只是你的学生啦!”说完便伸手去拉门闩。

“等等!”玉英又把他们叫住了。她敏捷地拿起自己的洗脸巾递过去,说:“快把脸擦擦。还是从楼上走吧,那里有个天窗。”

他们擦了擦脸,互相交换个眼色,一转身,猴子似的噌噌几下上楼去了。我和玉英赶紧把大柜靠墙摆好,然后木头人似的站在房中

间，屏住气，听着房上的动静。开始听到有人踩着瓦响，由近而远……不一会，听到后街“噼噼啪啪”的一排枪声。玉英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双手捂住了脸。我也“噔”的一声跌坐在椅子上了。

新婚之夜，过得胆颤心惊。哪还有什么新婚夜的喜悦？我就寝之后，根本无法入眠，心中塞满了疑团：丘八们来搜共产党，我口气那么强硬，用脑壳担保，而后来居然从屋里钻出两个学生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玉英平时是什么事都对我说，为什么这件事偏要瞒着我呢？我也发现玉英跟范夫生、尚志林的关系有些微妙的变化。去年，我见他们交不起膳食费，便拿出两块大洋相助，玉英还表示不满；今年四月，她说尚志林父亲病危，无钱医治，竟把我送给她的一只手镯当掉，资助他了。有几次，她和尚志林在一起说话，见我一去，就马上转换话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尚志林和范夫生会不会出事？若是他们被捕，供出窝藏地点，那我这个脑壳还保得住吗？……

“救命啦！救命啦！”玉英在我身边尖声惊呼，拳打脚踢，吓得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玉英！玉英！”我慌忙紧紧搂住她，发现她全身被冷汗湿透了。我使劲摇她：“你叫什么？叫什么？”

玉英醒来，双手抱住我的脖子，将头紧紧偎在我怀里，全身颤抖，气喘吁吁。我问了半天，她才说了四个字：“太可怕了！”到底怕什么，她一点也不说。

“救命啦！救命啦！”一连三个晚上，她都来这么一下，我都被吓得心惊肉跳。天啦！这是什么新婚生活？这哪有什么蜜月的欢快？”我在心里这样哀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结婚的第十八天下午，当我上完课回家，只见茶几上一张纸条：

亲爱的才：

刚才二弟自冬瓜洞来，说父亲病重，妈妈要我跟他速去南岳求神。我们赶火车去了。你是否要去看望父亲，待我归来再作计议。你只可在家等待，万万不可远走！

你的英 即日

我从不怀疑她的诚实,但总觉得她在新婚蜜月匆忙出走,其中必有蹊跷。什么蹊跷?我不清楚。我这时突然自恨不该当历史教师,对往事通晓,而对现实无知。叫我等待就等待吧。可一等一月半,音信全无。我等待不得了,简直要发疯了,我找张校长告假!张校长一听我要去冬瓜洞,马上谈虎色变似的取下金边眼镜,眯眼望着我,轻声地说:“冬瓜洞一带山区很不平静,许克祥已派兵去了。那兵荒马乱的大山区,你去得的?”

我一听,觉得也有理。我回头一想,又慌了神:兵荒马乱,玉英在外,肯定凶多吉少!唉呀——谁说我有福气?谁说我好运气?命运在无情地捉弄我呢!我痛苦地呻吟着。从那以后,张校长总是想方设法安慰我,只要我一说想去冬瓜洞,他就千方百计阻拦。我对他这个人也有点捉摸不定了。

墙角里的几只蟋蟀不知何时诉说完了它们的悲伤事,歇息去了。而我竟然毫无倦意。

啊,我终于收到玉英的来信,急忙拆开一看:

亲爱的才:

我和二弟回冬瓜洞很久了。但因前一段时局动乱,邮路不通,无法寄信,叫你担心了。父亲已康复,但母亲身体欠佳,加上我着了点凉,不太舒服,母亲更不放我回城。我无时不在思念你,只要母亲一松口,我将马上飞到你的身边。由于我们这一带山高林密,虎豹豺狼甚多,行人一步三险,你千万莫来。千万千万!……

“真见鬼!”我骂道。我觉得信中内容似真似假。你不回来,又不让我去,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没去过你们冬瓜洞,沿途“山高林密”是真,但说“虎豹豺狼甚多”,则不尽属实。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便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去冬瓜洞。用不着跟张校长啰嗦,明天天亮就走!莫说“一步三险”,就是步步踩刀,步步踩火,我赵楚才也去定了!

(二)

早上起来,我像吞咽苦药一样吃了一碗面条,凑了二十块大洋,

连同几件换洗衣服一起装进藤篮子，夹起一把油纸伞，便匆匆忙忙向汽车站走去。大街上行人无几。那些扛大枪的丘八们强打精神，在街上巡逻。由于有了他们，街上的气氛变得格外阴森。自从“马日事变”之后，尤其是“洞房事变”以来，我的心已经凉透了，什么政治，什么军队，都无需靠近，也无需恐惧。迎面碰到几个巡逻的丘八，我也只当是碰到几条野狗。

当我走近司门口一根灰黑色的电灯柱子边时，脚步自然而然地迈不动了。我望着它，脑壳里浮现出北伐军进城时的情景：那天，全城狂欢，男女老少潮水般地涌上大街。我也随着人流来到司门口。北伐军列队走过来了，我看得出那是一支正义之师，所有的长官都很有礼貌地向欢呼的人们挥手致意。

“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北伐胜利万岁！”一个有些沙哑的、十分耳熟的女高音传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热恋着的田玉英。她踩着街边铁栏杆，一手抱着电灯柱子，一手舞动小红旗，放声高呼着。我挤进人群，好不容易才把她拉下来，说：“唉呀，玉英！你是音乐教师，怎么能这样糟蹋自己的嗓子呢？”

玉英一把推开我，继续领着呼口号，直到北伐军入城完毕，才兴奋而神秘地对我说：“楚才，许多人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我还能舍不得一副小嗓子吗？”

我很惊奇，直愣愣地望着她，半天没说话。

玉英激情荡漾地说：“才，你也赶快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着，我们需要它，它也需要我们啦！”

我说：“我不会革命，只会教书呀。”

玉英说：“我们还是快点学会革命吧。等革命一成功，革命就会将我们从一种讲台上请下来，然后捧到另一种讲台上。‘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她说笑着笑了起来，笑得那么陶醉，那么神秘。我也跟着她傻笑着。……

“又要杀人了！”“又处决共党了！”这可怕的声音把我从往事中警醒。我朝前一看，前面人头攒动，乱哄哄的。我往街边垃圾堆上一站，只见十几个男女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其中一个女子，不仅年龄和

玉英不相上下,而且长相打扮也有些相似。鹅蛋形的脸,红扑扑的,亮晶晶的眼睛,齐耳根的短发,“父母装”的蓝夹衣,藏青色的长裤子。看她那神态,那打扮,哪里像是赴刑场,哪里像是走向死亡?我望着她,心中油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同情和惋惜,她太年轻了,她应该有生的权利,应该有理想的伴侣,应该有幸福的家庭,应该享受正常人应该享受的一切!为什么要活活杀死她呢?她为什么要这样心安理得地去让人杀死呢?她应该喊,应该叫,应该用一切方式表达出对生的欲望,对死的抗争呀!她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工友们,农友们,父老兄弟们,姐妹们!”啊,她终于开口了。我用心听着。她说:“让我们唱支歌吧——‘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一、二、三——”她大声唱起来,但没有人跟着唱。她独唱得很好听。我惊呆了,真不可思议。

“喂!”随着背后一声粗野的吼叫,一只大巴掌重重地拍在我左肩上。我吓了一跳,本能地一转头,发现身边站着一个恶彪彪的大汉。他一双豹子眼死死地盯住了我,眼珠血红,眼光贪婪而阴险。我不寒而栗,一时透不过气来。

“跟我走!”他低声命令着,那是毫不含糊的。

我一时无主,只好随他走去,心跳得好急。他把我带到一家杂货铺里,朝我面前一站,一手抓住我的肩,一手从口袋里取出几张照片,一一来回对照着看。最后,他猛地将我一推,扬长而去。我被他吓得魂不附体。当我清醒过来时,他已经又混到大街上的人群中去了。我又气又怕,掏出手帕擦擦头上的汗,赶忙朝汽车站走去。

(三)

汽车在破烂不堪的公路上颠簸着,弹跳着。它像个患严重气管炎的老头,起步就咳,不咳就停。有时发狂似的使劲朝前一拱,接着又有气无力地向后退。这一拱一退,挫得我全身关节生疼。它有时又猛地往上一跳,我的头碰到车顶,眼冒金星,接着又重重地落下来,我的